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卷十二之一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

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

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

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

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

南渡流離頓挫終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

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

始公之生有大鳥鳴于庭鄉張先生天淵號傳物見之曰此鶚也目為制名

字曰百一蓋取驚易累百不如一鴉之義且讀曰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過及第果魁百人矣

釋褐賜緋受奉直大夫應奉

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兼司以治聞迂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遷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

太常徐公撰墓碑

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輦之北渡館于保州者餘十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為秦

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始太平喜而慕焉歲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楨者聘公于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累臣義不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于前上為聳動嘗論公曰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適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上悅即命辦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

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

主上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啟之

李愷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

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

言行錄

上留公。漢壯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詔公謂曰。朕

欲遣人送子歸南。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閑人。誤蒙寵

召。待遇加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

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

言行錄

庚戌春。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

王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

而還。墓碑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治、李昶、王磐

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

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

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于主盟吾道。獎進後學。推轂人

材。布列閣臺。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

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

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寔錄

尚存善政。頗多遺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

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
其言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

墓碑口又言行錄云初公待滄州屢以史事為言
嘗舉揚真元好問李治宜令秉筆至是公申前

請命五翰林國史院時元揚已物故又舉李治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却經高陽為學士楊恂孟極
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祜道孟祺闊復劉元為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時鴻儒搜扶殆盡矣

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
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它日選用上可其奏為
立十路提舉學校官 墓碑

是時任賈胡以錢穀事夤緣為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荐
于公公奮然曰即欲舉此人為相吾不能掉驢尾矣我
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為此耶後數年竟用為相竊
美威福無所不至為王著刺而殺之

高文定公
撰先塋碑

至元五年春屬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
則遣中使就訪焉又勅有司歲給廩祿俾其終身 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語左右以不用
釋老冥錢為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為遺
囑當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
歲一更之預為戒勅嗣子之綱元治后事俾身后有所
遵守如釋老冥錢之費用皆治命云 墓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魯忽孫前中書左丞張文
謙奏請狀元藩邸舊人嘉言善猷于國多所裨益今已
云七在典礼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 墓碑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
至輒留談飲矢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
命大典冊皆出公乎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
謂門人曰文章拆句乃經生舉子之業求知于致知格
物之理則情如也為己之學當以窮理為先故一時學
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濶、子清右三部尚書
柴禎輩皆出公門

墓碑

公向侍王印嘗請奠祭金主許之及達汝陽求訪百至
竟無遺公可獲但其牢醴表誅為位以哭哀動蔡人其大三
節如此

墓碑

內翰王文忠公

卷十二之二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
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帥圍濟南參議行中
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為真定宣慰使至元、年復
召入翰林事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君翰林二十年累
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三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為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
河居汝之魯山既冠開壇城麻微君九疇為時名儒累
狼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徑義進士第授歸
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為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

氏發為歌詩古久波瀾閱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也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抱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子身北歸至洛西適揚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錄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七何值王榮之變去隱共山尋遷相下會東平提管嚴公興學養士虛師席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温然和温懌隨問隨答壘志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于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為名士居數年東游齊樂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野齋李公撰墓誌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春壇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駟至京師始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即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屬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事省日圖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原墓碑拜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安先是衡水監縣忙兀帶挾勢行私所為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既具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謀蓋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

逃匿獲免其父母妻子殲焉清來訴叔要不為申理且
欲易其獄薛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奏擬寘諸法籍
其家資以其半付清真定賈胡有稱貸取息者不時償
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為威虐人不勝酷日之曰閻
羅王數干撓公府同僚畏忌惟所指麾公正色詰責呼
五百碎抑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擠之投
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 墓碑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
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有執人白骨使民間稟殯不得
改葬者盍速罷去以蘇民乎已而運司果罷 墓碑

權臣阿合馬秉政諷大臣奏言尚書省當併入中書拜
右丞相安童為三公蓋名示尊崇寔奪之相權奉旨會
議公言兩省合而為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為便如其不
然則兩姑室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
為之沮止 墓碑

兼太常少卿時官闕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
問貴賤皆集祿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逐去復
來頃刻數次公慮為外國咲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宫門
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
今宣徽院籍兩省而下一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

令人傳呼贊引朕后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
俸不應入而入者宜准闕入治罪庶望朝廷禮肅後遂
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
百戶以供洒掃國朝因仍皆蠲復差賦夫百家歲賦為鈔不過
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終年俸給聖朝疆宇萬
民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
子於府庫所益無多于國斫所損甚大初累朝給林
廟洒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尚書省臣括戶悉收為民故
公言及之墓碑
九年上聞天下獄囚滋多勅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

遣之期以秋七月未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自上惻然矜
閱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
意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上喜曰
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于口卿能為朕言之嘉賢
不已墓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衛衛雷膺魏初徐琰胡祗
適孟祺李謙宜居翰苑墓誌

因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中書左丞張公謙問公
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
而得今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

繫至大某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
糜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
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 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于行步家居養疾呈遣使存問
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
用其材力閤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
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
自不知耻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
之際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即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堅
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坐教人

耳何以辭為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祿
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國
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 墓誌

有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
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王堂
嘉話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
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于日本遣使問公、奏言
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于東
夷恐臨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 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

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皆畧施行之墓誌
十三年東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
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遙遠濫官汙吏侵害
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與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
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
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
畿州縣尚有不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
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
管民官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臣以為存之
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墓碑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
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
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
功有勞隨其大小酌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
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之人宜加遷散
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官任以
職位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
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為便時軍行
有日矣上以為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

法言者不赦汝有它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為國故
敢有言若有它心向者何為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
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子息有它心欲何為耶遂出翌
日上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礼霍孫以
聞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
一日公卿百官供張祖餞明日皇太子賜宴于聖安寺
公卿百官送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婦仕于其府以便奉
養大臣燕見上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
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呼
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
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聞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
為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語世之號辨博者方其辭語從
橫援引徵據宜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語塞不得出聲
為文冲粹典雅得辭裁之正不取尖新以為奇不取隱
僻以為高詩列入事遣情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
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弥篤燕居則瞑目端
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畧不寓目惟善嗜書晚年
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素索書

者繼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人得遺墨爭寶藏之墓碑誌

尚書李公

卷十二之三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
初為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
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
吏禮部尚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為山
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
十二三為程文下筆為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躓場屋
一夕夢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閱計偕之士無之因以

命公年十六業成質幹清癯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

春闈濟輩或少君教授君不卹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

亭午已脫藁蒞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

經第一教授君果居其下且意義褒貶所以取各異人

以比歆向父子釋褐調孟州溫縣丞未赴寓陳之項城

聚書深讀務為無所不聞仍手自抄錄為日課不輟野為李公撰墓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

都事凡八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改行軍萬戶府

知事武惠薨令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

府民繁事殷公處贊畫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

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屢為嗣公言之居數歲同列者趣向不通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服除嗣公不欲以幕僚相屈為公師而躬率僚屬問徑傳多所開益魯諸生執徑受業者前後非一墓碑

己未呈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之要治國則以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為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上嘉納之墓碑

上即位建元中統駟召至京師時備諮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

提行

稅賦雖逋戶不貸公移書諸相其畧曰百姓困于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領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己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且止險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色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是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為蠲逋戶之賦墓碑

提行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曰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天所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

不有選官以修改崇儉以養民恒以北征宵旰之勞永
 為南面伏豫之戒上為歛容擢用有期屬東平萬戶嚴
 忠範代其兄為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師用其言詔
 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即位之初凡鰥
 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常有榜諭俾給糧
 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于民也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
 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延置上座坐傾
 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務持大辭不事苛細
 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碑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英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于
 面樂于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
 則未嘗妄交一語薄于世味每以安恬退處故其居官
 日淺未而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
 日夕不少厭墓碑

太常徐公

十二之四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
 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

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又
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為東昌路總管擢
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
召為翰林學士又召為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
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見年十五
有賦聲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
為縣令朝請遣人辭馬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
仕進更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
晚也公奉教為學益刺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東平徐公撰墓碑

壬辰之亂朝請歿癸巳河南破公輦太君北渡河麗武
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
寒素索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為諸道最武
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職雖贊佐侯寔師之先帝即位
之歲置總六部于燕京以公充拘權權燕京路課稅官公
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墓誌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
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
歲自漢北遣使來徵公見于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
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上問孟子天下烏

乎定孟子曰定於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歲降星既登極母有征伐必諭以不殺于是四方未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于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為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効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墓碑

東平自武惠公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既見上欲留公以母老辭遣尚書柴公送公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由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還

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

無不言其所救正者拜一墓誌

中原版蕩之後鄆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從吏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其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為諸生講說具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為楷式一時后進業精而行成人才輩出如翰林學士閻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夾谷之奇等是也墓誌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新民善俗為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

以辦中書省檄諸路當養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蜀
林與其什器前期戒備公曰國馬牧于北方往年無飼
于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
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
弗為備馬果不至清滄益課前事政虧不及額公綜覈
之得增羨若干勅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墓誌

二年移治順天歲飢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
衆墓誌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問
聖主觀于日月山既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

畏行

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
太常卿以主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墓誌

四年上問堯舜禹湯為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
對上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
承旨百安藏釋寫以進墓誌

至元二年除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常卿大政諮訪而後
行詔命典冊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
者凡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墓誌

六年作新大都于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
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之大者首為祭祀祭祀必有清

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歲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墓誌

公在翰林太常所荐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勅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墓誌

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墓誌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為撰選曹八議墓誌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即專務以德

率下不事鞭笞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

廟學起驛舍新公解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

知勞即人頌之墓誌

十四年起為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

逮捕凡數百人公為剖析維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墓誌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撫使許瓚亡宋邊將家人有告填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

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

同論耶同僚不以為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

問墓誌

詔從^發南北兵徵日本遠近愁嘆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
語頗剴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即以聞已而口上意寤其事^{墓誌}
二十二年丞相安童再柄國鈞圖任舊人共政奏公雖^老使
之坐而策國事尚可用也遣使召公公老病解不能行附奏
便宜九事賜田十頃公時年八十至秋病增劇作八十可老
歌以自遣所以處死生若久客而將歸焉易箚之際吟諷弗
輟^{墓誌}

公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技心與愠色與
人交一以誠藩籬廓達洞見肺腑與^喜賓客樂施與及好獎進
士類人有片善稱之惟恐不至然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清而

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為有公輔器^{墓碑}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事有至難獄有大疑使公決之
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引援區別冰釋理順載法之文法外
之意無不包舉雖專明名家者亦不如是之審至論事口排
排然若默者及秉筆而書頃刻千百言言盡意到燦然成文
人謂尚書說事手敏于口^{墓誌}

公之奏議典瞻詳悉無迂疎之累古文純正明白無奇澁之
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雕斲晦深之病四六則駢麗親切無
牽就支離之弊雖然在公志為餘事惟愛君憂國之心既如
金石不以仕宦為污不以辭退為高亦不以衰老疾病為憊

苟聞時政有所可否論思獻納恒若言責之在已慘不替
至死乃已合于古入畎畝不忘君之義也墓志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元朝名臣事略第十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三

口口口庶訪使楊文憲公

卷十三之一

口口公名真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中選授河
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庶庶訪使歲壬子叅議京兆
宣撫司事乙卯卒年七十

君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
而君生父蕭軒翁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年十一丁
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
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
不三十三赴庭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

李欽君惜君運塞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
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
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君草萬言
策將詣關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他人所
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
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遺山元公
撰墓碑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
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
朱拯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久聞君
名數以行藏為問君終不一語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

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
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俄從監試官北上謁中
書即律公力奏荐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
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
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
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
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
中書甚善之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
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滎池翟致忠太原劉

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
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
言者君詞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即即減原額四
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卒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不踰
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皆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
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

墓碑云公文集云歲在己丑十有百中書
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世轉運司例
經理十路課稅易司為所黜使稱長相豐歉察息耗以平稅入奏可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
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贖不重其權則無以剋其弊故官吏污濫得廉糾之刑賦并
錯得釐正之至於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者貨之
依昂得季奏之凡在吏許自辟以從被世者以為榮

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八閩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
累上乃得請間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俛老之所雖在

病卧猶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汝
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華之陋以玷傷
風化病羊處置後事如平時教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
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噉而逝怡然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
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強勉為
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雖恐其
名之不著或小過失必以苦言勸止之怨怒不計也墓碑
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
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

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又為名家不過翰苑
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祿：舉業既成
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
記務為無而所不關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三
累其業也作文刻刮塵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萬耻
礼部開：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
折行伍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
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慕年還秦中秦中
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問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
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日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自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
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
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辨理教之消長
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自壬辰正
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
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於五代一年一
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
之以論其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
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
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若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槩

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竊曰復曰
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
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
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
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與也如是八
例其說累數十萬之言以為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
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々矣

內翰李父正公

卷十三之二

公名治字行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
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

林李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卷山十六年卒

年八十八

三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
李欽叔卷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為同年友平山李先
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
年登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叔知鈞州事
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无規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
微服北渡流洛州學問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事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閑于中而肆于外蓋將以斯
文明鳴斯道者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

于崢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閤却掃以涵泳先王之
 道為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崢山而之
 大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
 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
 至矣人品既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飲深造自
 得兼衆人之所挹經為通儒文為名家其名德雅望又
 為一時衣冠之冠也退朕自以為不足嘗曰名為吾
 眼中之味蓋先生性喜退密耻于近名所學所行切於
 為已而非以為人也

門生集序
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志木兒董文用馳傳

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
 切毋它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
 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
 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
 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
 合荅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
 此金所以忘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
 知無不言實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
 人嘗存方叔趙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
 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四

徵寔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
蘭光庭趙復柳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
所素知己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
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
見雲集輻輳於朝廷也又問曰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
中有君子小人曰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貪財嗜利
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何如而治
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于及掌蓋
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寔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

而治天豈不易于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寔則亂
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于登天乎
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
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
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
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
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
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動為陰有餘
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當對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
女謁盛行或諛慝弘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

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裁之
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諂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
下合人意則可變咎證為休徵矣王庭問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水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

下以供饋粥學者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

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

基兵革以來荆棘埋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憇

杖屨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

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五

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歌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

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

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

詔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學士詔仍勅真定宣慰司驛

騎費遣先生起就職終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王友忠公撰書院記按公與翰苑

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純出之學高揖紫清齋散元化固有其而某也屢賞瑣質誤恩偏及亦從與欣
竿之却律以庶恥為幾不題即諸公慰我老昏教我不違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相與刺經講右訂辦文字
不即叱出履露之德寧散少忘乱但翰林非病叟所處老祿非庸夫所食官諱
可畏幸而得請救跡按宋右与居康鹿与游斯亦老拙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唯天子俞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

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是也今

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上諛譽而善錄飭者為高

選也吾恐識者羞之敢齋

泛論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狗物二也欺心三也盡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為可不當者之患為惟无是五者之為患注說

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二卷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義三十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或問李李子曰學有三積之、多不若取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深注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學取聲華之可樂以為外是无樂也今四十以來知學名理之可樂以為外是无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

於此也以否注說

初聶侯珪以玉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父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輦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為數日留同追憶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六

樹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

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老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為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為一代宗師昔

在禮部翰休對持又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方名已相將北渡後常往來西川寓也于文

字問贖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
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之而
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開之桐卿文獻之梓里也人歌
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人接見遺山敬齋九僚東
士庶每語及中州耆儒必以四賢為稱首堂而祠之宜

矣
太常徐公撰
四賢堂記

太史楊文康公

卷十三之三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二年召
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曆召曆成授集賢學
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

二十二年以昭父誼學上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
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臣西生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十言時艱
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具居于汴子歸德于天平雖
間闕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
于郊假室以居鄉隣或送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
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摠衣之徒
戶外滿履橫經八閭為折疑義源之其辭若引江河而
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膺
者求觀其文後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

真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七
纂述耻為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視廢
典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輔治之具禮樂兵
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
而安元之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
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質、焉不知其方反受
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
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
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
進道有其基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寔動靜云為一手持敬行之以剛健
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孟
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

牧庵姚公
撰神道碑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
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于頃蓋頃歸心服日世為有
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
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于為言
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
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得疏衰餐
粥悲憂為疾杖始能起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

之曠時墜典大夫特立而獨能行之聚居六年司徒東
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礼制
自教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碑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
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
相安童共改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詔疾不
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溧惠聘四皓者其聘
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
上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見上問何卿先德為誰
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月止元日之翼日

理行

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
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
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筭成平已曆雖或
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
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
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恒久無改歲之事矣
又合朔曆日日行曆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
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
自秦曆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九
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解中宋何承

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加^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
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
之梁虞劄造大同曆隋劉孝孫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
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
四月頒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
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
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
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
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矣皆改從^實定今十九年曆自八月
後四月併大寔日月合朔之朔^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

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歎筮之時
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千為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
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神道^碑
侍讀徒單公履請設士^取之科詔先少^師仰^取又獻公司徒竇
父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
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
隋楊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
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
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如惟知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
孟之道日為賦詩空又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

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賤
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
士風淳朴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久奏八上善之
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
歸神道碑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於太史院
改曆十七年三月副樞領太史易教太史衡及公等上
改曆奏曰臣等編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
筭晝夜測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
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

詔賜魯齋及公坐論日卿二老毋自勞謹教示諸人耳

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墓誌

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
盛于江在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
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寔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
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公名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少為藁城令入事潛

卷十四之一

却中統元年宣慰撫南諸道二年授山東三路宣撫

使未召為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畧使

至元三年授鄆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七

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

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伯顏合行取宋宋亡

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

年六十二

龍 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于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清河元公撰家傳云李野齋撰墓誌云公幼岐嶷舉動如成人嘗率群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為行陣之事指揮若無人無敢違者

歲乙未以父任為棠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于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索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負重以旱蝗若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數數千石予縣得以少寬前令之軍費貸於人而貸家息八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歛不足已責吾為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

縣之間田教之敏藝而毫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藉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為民獲罪亦所甘心甘心由是棠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有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取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諗之府欲中公曰吾終不能剗民規利即棄官去

家傳

世祖在藩却癸丑秋奉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

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北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願領躡躅取死馬肉續食

提行 提行

提行 提行

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世祖
函命公弟文忠忠解尚底五馬載糗糧糗來迓既至世祖壯
其忠潤其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費用事家傳

已未我師伐宋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砦宋

人行光山縣事于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

開諭守者不應公免胄示之日以吾之兵盛視舉一砦

如社朽耳所以不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

遂降募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汝羊羅汝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

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于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特以

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

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勝衝鼓擢疾趨士叫呼

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風船報捷

世祖大喜執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

崩閔閔十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為中統元年上命公宣慰燕

南諸道還奏曰人久馳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尚多

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壇反據濟南壇劇賊善用兵會諸軍

圍之壇不得遁久之賊勢日斂公曰窮寇可以計禽儻乃

抵城下呼壇將田都帥者曰及者壇耳餘未即吾人毋
誅取誅死也田繼城降田壇受將既降衆亂遂擒壇
勝兵有浙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
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十許又公言主帥曰賊由
壇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蔓上耳良平陛下仁聖陛下
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殺帥從之
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壇伏誅山東賊朱靖山魏搖以公為山東之路徑略使
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
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囊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

故將吏立之庭曰壇狂賊註誤若曹壇誅死若曹為王
民陛下至仁聖遣徑略使撫汝相安毋恐徑略使不敢
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悅山東安家傳

至元三年上徵季壇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
戶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
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凡院塞要害盡諸禦備
列柵築堡深為吾利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
曰河南密迩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
戰以啟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藉為民便必
將校素無俸稍連年月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

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傾後稍食其力口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為差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壤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叔州縣所移文

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

困吾民以懼懼來者三不可呈大悟仍舊和糴內郡家傳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准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

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搏宋腹家傳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有水漲宋准西制置使夏貴帥舟

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

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

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

幾殆明日水浸溢入郭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

公病劇劇子士選請代戰壯而遣之公歛痛束創手劍督

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一死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

貴去不敢復來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

戰于羊邏汰公以九月蘇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

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于丞相曰行省兵

既勞于羊邏，泚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
師陳于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
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
降知州事王喜。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
密院駐劄鎮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蕪州既降。

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真揚兵。致死於我真揚兵期敗，不敢出。世

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

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頷曰：吾弟僅汝

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亡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改志。

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

呼突陣，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

死，戰聲震地。橫詩委伏，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之

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

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

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家傳。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陳兵揚子，檢出擄營士元獲戰

身受十七戰而卒，左右秘之以聞。會四弟文真、詩至，乘其哀發之，聞其疾苦之故，公慟而止曰：真、詩也。

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竄海，趨臨安。先是江

陰軍僉判李世脩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覆為宋，公與

之檄，世脩以城來，令樞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

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
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
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
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益官益官臨安劇縣俟救不下招之
一再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
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悞大計况屠縣於是遣
人入城諭意縣降家傳

公會丞相于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
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昱

廣王昱南走而宋主昱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
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
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凱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
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繁奉
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
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大史所記具悉在史館宜悉收
入以脩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于
國史院與籍氏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宝致諸貴人公峻却
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

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
臣董文炳定最諸將首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
忠勤朕所素知家傳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主弟告王昱據台州閩中尚
為宋守教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庾
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命何以續命是以南
人不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
曰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
從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
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

命撲滅火追擒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
扶老攜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朱兀得州若干
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
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園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
臨安址至日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
才已平臣無所劾請事北園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
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
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
而行已勅主者卿其勉之公踧踖避謝不許曰奏曰臣

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歲貨室_實追索沒匿甚
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
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康以城
降壽康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我抒海寇誘諸
蠻臣解所佩金帛符佩壽康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之
更賜金帛符燕勞畢即聽陛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
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牌公奸狀
為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
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

本之重非久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謔
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
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令解機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
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機務六
西北高寒觔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後上曰卿固
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
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口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公上坐每尚
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教諸御醫日診視九月十

三日夜疾革洗浴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
不為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
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哀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寔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
心朕所知故諛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

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日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
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

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有教然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

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
追惜其壽止于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生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
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父用父

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
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

然而諸或以過被第皆惻款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
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

比之萬石君奮家云家傳
公好讀書延理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礼若金翰林學士

溥南王若虛先生真定提舉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

沒則恤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
兵馬間教諸子不墮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
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
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

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柔竒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
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
足以知上曰若文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
遠學爾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
謹對曰曹彬云三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
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所帛有凡也

家傳

口口口內翰董忠穆公

卷十四之二

口口口公名文用字彥材忠獻公之弟也

初事潛邸中統初

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
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
衛輝路總管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
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二十三年拜江淮行
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
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于家薨年
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子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

提行

提行

提行

提行

提行

提行

提行

提行

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
 其先生軸故學問科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彙城
 奉_一莊聖太后湯沐庚戌_一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姑
 從忠獻公謁_一太后和林城_一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
 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_一世祖以憲宗命自河南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与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
 具贊軍務丁巳_一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八
 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
 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足
 王府得人為盛己未_一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

古漢人_諸軍需將攻鄂_諸宋以_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
 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_一世祖臨江問戰忠獻公請曰宋
 時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
 公固請偕行_一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
 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
 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_一世祖方駐香炉
 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
 也且_命傳令_一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_一既渡江

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

蜀即虞公撰行狀又遺事云公渡日世祖圍鄂聞憲宗登遐
 犹欲待城破公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宜俟登位後以一編

師來即了江
 向事遂班師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衛侍
 侍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為左
 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璵叛據濟南從元帥闊帶統兵伐之
 五月而克其城璵伏誅山東平元帥公卒還都元帥阿
 木奉詔取宋召公為層吏公辭曰新置諸侯總兵者其子
 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徑略使提重兵鎮山東我不
 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外此為說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百渾都
 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

僚不知所為公曰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初九

安始開唐來陳延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州瓜沙等
 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
 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
 者時近屬貴人日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
 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
 法其徒積忿讚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測公
 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
 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来詰問公不承
 貴人肯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

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貴人威名于事體不便因倭指其不法者數十事
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若郎中我殆不
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急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
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还以上旨行之中興遂空行狀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
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勸無問幽僻入登州境見其
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某於是列郡咸勸地
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工部侍郎代統石里統石

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從間安童公罷政即使虜監奏
曰自統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虜食虜且瘦死矣口上怒
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口上望見曰董某願為爾治虜
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行狀

十三年出公為衛輝路總管佩金帛符郡當要衝民為
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
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
公夤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
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
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公即

為乎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稍
有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萬公曰民
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
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河司方議通沁水北
東合沅御河以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
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
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盧矣會朝廷
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与沁水平
勢不可間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行狀

提行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
然燕君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
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
察使不赴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
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賜而忌廉
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
臺譬之卧席雖未啞人人猶畏其為席也今司憲僅在
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折抑之則風來芥然無可復望者矣
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

欲盡去其人詳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
驟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
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
悉從公議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奉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
錙銖掎克為公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
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
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
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一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

而獻之則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熱
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
傷殘也今盡刺剝無遺耗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
相安童公謂生中謂君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
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
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曰卿
家世非它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
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省長官者素貴
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上事官公則坐

堂上侃_與語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救忤之不顧也
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迫急天大
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併大建佛寺公坐中
謂其人曰非時後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參
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
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
徵歛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
矣乃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室_實之民力取僻陋無
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_{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

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王公憚雷公膺荆幻紀許楫
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瑛魏公初為行臺
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_{罷奉}舉方熾
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
任御史號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
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
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愈急
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_賊其根本丞相宜思
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
曰百姓豈不知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

提行

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
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
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撻拾臺事百端公日与
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奸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
知也桑葛日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驕傲不聽令沮
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
瑞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
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
舊欲使公授皇孫經具奏上曰上命之每講說經旨

提行

必傳以國朝故實可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
崇礼焉行狀

提行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八見公曰臣蒙國厚具死
無以報居之子何能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
升遐成宗將即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行即既位巡狩

提行

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
以慰安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入君猶北辰然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提行

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虚心納
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訖至夜半公自先帝時每侍燕与

提行

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
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
吾卿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春賚至賜
鈔三百錠錠狀

是年詔修世祖實錄公于祖宗世系功德感近將相家
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

遺失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禱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
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礼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
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

細務至于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

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

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

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

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摧

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

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

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

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

買書而家無餽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逮

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荐亦必日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事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受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激勸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而忘去者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可謂忠厚誠寔君子者矣

行狀

口口口口 樞密董正獻公

卷十四之三

口口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潛邸中統元

年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遂除典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十二

提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一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牧庵公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艣船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帥繼之與戰三捷得敵艨艟百艘遂進圍鄂墓碑上正宸位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

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悅隨事獻納墓碑
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
聽公曰丞相由勲賜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入方延
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乃為從旁代對慷慨詳切
如身條跪者始得聞可墓碑

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宗教抑禪乘
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是怒已詔先
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合
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
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閑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

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謂皆孔孟言焉知所謂
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集已能欲銅其說恐非主
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類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
善于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太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
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
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
莫有開志釋甲投戈歸命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
似道薄汝而君上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
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

似道薄汝豈亦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墓碑

公嘗進言田器古无桀所以勸農今治官肆列以求贏利至鋤鑄之屬亦皆市鬻於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虞者將^盡徙獵户^無慮數千戍郢中往^下質妻賣子哭声震路或自經死寔單弱不中徙徙於擾元益詔止

之
涿郡盧公
撰墓誌

時患多盜勅苟犯皆殺無赦在在繫累充犴獄公乃言今殺人于貨與竊取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屬惜黷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于傷勅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毆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擊盜斬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犹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刑宜付有司薄責閔寔以秩後命乃遣近臣詣滿穀毆陽傷公數監布告歐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入惜敗成端新羨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旨原之責倚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咏非董八啟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取訟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害止語言啜不失次率矯以正直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擊而謝曰鄙人腰

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阨危者蓋為
國平刑寔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墓碑

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党懼平章
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喻年公
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
望宜早賜環從之墓碑

十六年十月遂自萬壽官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
為中書令樞密使俟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
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延
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為人臣子惟有唯

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勅而已以臣所知冒令有司
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
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登前省院臺臣將百入上面諭曰
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
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
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
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
多至數十人其臣勿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新城其
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

問言多目公，急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汝領臣
而言意寔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懇不
止，且改其賊圖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
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
為壽，求乞惟損，素不取。墓碑

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相。上使
嗣為公曰：臣兄有戡之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
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墓碑。

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即為鄉儀、僉書、樞密院事。卿如
故，而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禦城門直舍、微道、環衛、營

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舊隸中
書，併付公。將檄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鷄鳴將入朝，忽路家庭氣息奄，上遣中
使持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覲其息，勅勿速斂。

五日乃殮，且知公圖書外，无他居積，貯錢數千萬歸葬。
其鄉最始至終，寔三十年，征伐、蒐田，无地不從。凡乘輿
衣服、鞶帶、藥餌，小大无慮百數十索，靡不司之。中夜有
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无怠萌。
口絕勸語，屬乎性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
眷寵弥深，為臣則狀其在家出門，弟、族宗、賢、信友

淵教而明炳遊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
老奉朝請者上有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推臣不
敢諫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日哀哉若人曾未中壽
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子世無吾
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即下至庸人敗夫亦失聲
投業墓碑

公于誅賞大政往、預聞是非予冠教然不問要歸公
論晦顯略詳當簡于書其見几慮遠時朕后作使天下
被澤無遺衆所未及知而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
也故上嘗所語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于大事多所達明

者惟董文忠為然墓誌

國朝名臣事畧卷第十四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

卷十五之一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

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

士克國信使奉使于宋宋人館于真州凡十六年始

得歸卒年五十三

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偕之河南偕眾
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烟于穴燬死者百餘人母
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菹一甌扶函飲母
良久乃蘓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

高唐嚴公
撰墓誌

金七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小書理家
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鉄嶺精舍
得專業于學生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
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
識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
子集靡不洞究撮其英華發為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
羽翼斯文為已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
墓誌。又保定荀公撰行狀云公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下讀非聖書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愚賢則周孔
詎如常如脂為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以窮理盡性
修己治人為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為詞章學者始則解駁訛誤終於拱視而服之美江
淮趙先生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于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儒挹其聞道使者一再起公既奉

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

粲若所陳也帝喜喻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改言者

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

之言居多涿郡盧公撰墓碑

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踣荆鄂

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

天心發政以慰民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

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

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不可圖

矣帝備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

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

升遐王師言還

墓碑。又按公班師議云今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李行省朕体相。西域諸胡窺覘閭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毒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

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朕皆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朕里察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差難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於受迎詔便正佐號下許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生靈為念奮發乾剛斷然班師與宋議和置鎧重以輕騎解渡誰乘即直造都則彼之毒謀冰釋危解這一軍逆大行靈昇以皇帝璽遣使在旭烈阿里不哥摩哥諸王會裏和林。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京東平西平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

請和之議或為公言宋人譎詐巨信益以疾辭公曰自

南北遘難江淮遺黎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

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

學為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襄使。又行狀云歷許公請與一二蒙古人俱潛行語不詳曰只卿等控彼之君臣皆書生也

公方喻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西淮制置使李度芝

寓書于公蟻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宴公荅書弭兵

息民通好兩國宴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圍以契和

議眾所聞知今啟釁自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

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執政論辨古今

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願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

知其終不可怵于跪教也提鐻館所塹垣柝棘附吏訶

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佐而下

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
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
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隕陷善良雖
暫若得計執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微公與陀會
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寬天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
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踈近如一篤友九樂施德
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隋立衆不可攀
薰良猶抗奸題帖無資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墮奇墳
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蝕正儕權

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
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刑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
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堆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

世 墓碑曰又臨川吳公文集云昔分使某伯江淮間十有餘年嘗贈書宋之君相其言忠厚懇惻內為國計外
為身計其心平恕慮遠直言之仁人君子哉宋之初臣阻遏掩蔽不使上聞以自逐滅亡怨文公前時送
世祖渡江取鄂作苦鶴樓詞他人處此必謂乘方輿之勢殄垂盡之命一舉而吞噬之也夫何難而公之
詞乃曰向南朝之士有何長策更休把蒼生誤則其忠厚懇惻之言平恕慮遠之心與後世贈
書之意同真古
之仁人君子哉

靜修劉先生

卷十五之二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
年召為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為集賢學士以
疾辭三十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諡文忠公

君天資卓犖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通浸義理
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音宮閣其賢
以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
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
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

野齋李公
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自幼讀書接聞人人君子之餘論至
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始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
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也君上之賜
也是以或給力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效為此理勢之
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

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大德而息命連至尚敢
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
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
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寔止於蹤跡近似者觀之是以
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
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
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
晦之人亦將出矣况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
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痞癰今歲五月瘡疾復作至七月

蒸爨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勳家
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于容
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
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五八
月使者持息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又慮若稍涉遲
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
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
迺還至今服瘵百至略無一効乃請使者先行惟閣下
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靜修文集
嗚呼金蹕宋踰南兩帝並立瘵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

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謾叢雜理偏而氣豪南

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劔至乾道淳

熙士知尊其道義之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其據會議論畢脩五

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于時金將

之各流離自保焉鳥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

趙氏私相筆錄尊聞開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

書相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獨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

而甄別之其久深而精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

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會稽表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君教授不求聞達屬裕宗公入集在東

宮由布衣起為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入心賢學
士召而不復這是其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
謂因矜已傲物索隱陰之流臣謂不然風俗之薄也以矣
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
惟恐或失不復知有廉耻等事何則私欲動于中利祿
奪于外也而斯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
操守有素能如見乎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
息齊奪競厚風俗而士類亦知懲勸矣助教美明進策
翰林待制歐陽玄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
風雩之樂皇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宗之仁
而見不可苗之四皓以一世祖之略而遇不能制之兩生
烏乎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六賦而一鳴而亡典
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逞也明矣亦
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當世開太平者
耶

丙寅春買得惠氏遺書中有蘇天爵名臣事略一書惜止七
卷余家雖有鈔本兩部皆全者然未敢信其必從元刻出因
假得香巖書屋藏元刻本照其行款補錄八卷至十五卷此
七卷似係舊鈔未忍輕棄遂用之手校元刻於上孰知行款
既未同文理亦多謬甚至脫落幾葉此僅空幾字以僞之始
知鈔本殊不足信也本擬仍照元刻錄出柰工費浩繁且此
惠藏殘本終歸無用故勉為校勘聊存梗概俾知書非初刻
原本即舊鈔亦不可憑如此為之發一浩嘆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望後三日菟翁黃丕烈識

嘉慶十二年春二月余在吳中堯圃黃君以名臣事略寫本
十五卷見贈其所藏全者有兩部此其一也越半年復見其
案頭有手校惠紅豆所鈔殘本七卷而以周香巖藏元刻本
補鈔八卷者因亟借歸寓所對勘一過知惠鈔殘本所缺者
此本亦缺所誤者此本亦誤至第二卷既缺二葉又第九卷
缺一葉第十一卷缺六葉又缺許序三葉王序一葉計前後
共缺十二葉而脫句誤字尤不可勝數即如開卷書名本題
國朝名臣事略而鈔本畫作元朝明係後人改竄是書不校
大失本來面目矣堯翁原跋今并錄之海寧陳鱣記



羣碧樓

精鈔校本

仲魚手校此書乃據菟園假校周香巖元本^家是
不啻元刻真本也然鈔本所據亦為元統乙亥余勣
有堂刊本何以兩本出入如此蓋云鈔手有所改竄
殆未必然非見勣有原刻對勘一過終莫明其故
也周香巖所藏元本係何時何人刊惜未標出更
無可證要之必勝於勣有可考坊刻在當日
不能求精後人固宜有所審擇焉亦正



謝某



